

《佛學中心住持講聞即是使佛法長住
——台灣大乘法幢佛學會中心啟用談話》

見悲青增格西

2022年8月1日

大家好，今天是「台灣大乘法幢佛學會」中心啟用的日子，同學們希望我對新成立的中心說幾句話。首先很感謝基金會格桑董事長等同仁、南卓仁波切，還有諾諾格西、密寶法師蒞臨為我們祝福。很幸運的，我們比想像中更快地建構起中心，從找地點、租房子、到裝潢、佈置莊嚴壇場、購置影音設備，都在很短的時間內圓滿，師兄師姐們說簡直像幻變出來一樣。也因此，同學們能於七月八日至十日，在中心接受尊者給予的、非常稀有且殊勝的勝樂金剛大灌頂。其實灌頂的時候，整個場地就會得到圓滿的加持、成為淨土，所以是已經加持為勝樂壇城淨土，這個是真正的、勝義的開光。應該是已經有了一個很棒的開光了，但是基於有中心啟用儀式、開光這樣的習俗，所以我們就選在六月四日——佛陀初轉法輪日，這樣一個殊勝的日子來進行今日的中心啟用、開光法會。

一、「台灣大乘法幢佛學會」成立的緣起。

我在達賴喇嘛基金會任職十七年，在場很多人都是基金會佛學班的同學。這麼多年來，我們在達賴喇嘛基金會這麼殊勝的場地，共同努力於講聞佛法，不只是《廣論》，從五部大論的基礎課程，到量論、中觀，到密續的內容，涉獵的課程是越來愈多、也越來越深。期間內都很順利，沒有太多外在及內在的違緣，這一切都是達賴喇嘛尊者的恩澤所致。然而，基金會畢竟是隸屬噶廈的一個單位，去年我接到了調派的人事令，我被指派要到南非任職。

對此，有人勸我：幸且不論會不會講英文、有沒有人來聽法，順勢接受便是，未來會如何再看看。雖然這是出於善意的建議，但是對於在台灣二十二年、投入基金會講法十七餘年的我來說，這是一個難以想像的選擇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

我十七歲進入寺院學習經教，幾乎可以說是全年無休地學習五部大論，每天從早到晚，背書、去老師座前聽課、辯經、思索經義，這樣歷經了二十年，才算對佛法教義有了穩固的認識與思辯能力。一般而言，通過格西考試算是完成了寺院安排的課程，之後學僧才會選擇閉關自修，或弘法化眾。過去要在西藏弘法，除了具備在寺院中所學到的經論外，不太需要再學太多其他內容，但是到了我們這一代，弘法的對象普及全球，這樣一來就必須具備第二語言。也就是，除了留在寺院，只要走出藏語區，想弘法，就離不開語言這個工具，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既要下決心學習，過程也是費時費心力，更何況弘法的語言與日常對話又大不相同。以我來說，來到台灣，一頭栽進中文世界已經過了二十二寒暑，幾乎投入了半生的光陰。大家都說我的中文很好，可以輕鬆地聽我講課，但是我知道，其實離真的很好還差得遠。不管怎麼說，經過二十年的經論教育的養成，加上二十年浸潤在中文環境裡，我個人算是掌握了在華語地區弘法不可或缺的工具——「教法」和「語言」。如果要捨棄已培養的中文，改換新的語言，無異是讓折翼之鳥重生出羽翼來。

在基金會講法的期間，我自始至終都強調聞思的重要。雖然在台灣聽到的多半是說修行很重要，但是我們是一直拉向聞思很重要、講說很重要，而且此時此刻，對我們來說，聞思就是最好的修行。如果退一步，是從此去閉關，或許還說得過去，可惜也不是，反而是把過去提倡的事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放下講聞的理念，背離以講經說法來自利、利他的目的。對此，我不免想起，當年世親菩薩看見穿著僧服的人在犁地，感傷佛法的衰退而生捨壽的念想；雖然我不是世親菩薩，沒有他的證量，但我也並不想成為被佛菩薩訶責的僧人啊！

因為有以上的想法，每當想到要離開台灣、去南非，就會想到同學們的反應，想著我該怎麼回應。即便考量到人事制度，但是我個人也不能因此背棄向來的主張與堅持呀！否則，這些年的教學，與留下的錄音、錄影、文字，還有說服力嗎？還有人要聽嗎？想到這些就覺得開不了口、說不出話，除了還是個出家人外，其他的就跟出家人所應做的自利、利他的任何方面都脫節。

有些人覺得去南非也很好啊！某一個大師去了南非、某一個團體去了南非，有廣大利益之類的。這也是一個面向。然而，這要分兩種情況去談，一是從佛法的角度去

談，致力翻譯經教、講經說法等，另一個區塊是去幫助改善他們的生活和建設等。這二個是截然不同的領域。覺得去南非也好的人，應該是沒有分清楚其中的差別，單純覺得我也可以去做，而所謂可以去做的，大概是指的是後者。

在台灣，同學們跟隨我聽法多年，也慢慢地看出講聞的價值。如果我改弦易轍，到對我來說形同啞巴之地，在不懂英文的情況下，講聞雙方都有著違緣。而在台灣，已經有一些人跟著我穩固的學習，忽然丟下他們，是件很奇怪的事，我找不到任何具有說服力的理由，說離開台灣是為了要去行使一件更有意義的事。

這一輩子選擇了用中文弘法的路，為此投入了將近四十年的努力，因此在未來，無論有多少成績，應該就這樣一路走下去。否則一下子往東、一下子往西，將做不好任何事。思考後，我選擇辭職。因應這個變動，有了新的規劃，在新的場地展開，所以就有了「台灣大乘法幢佛學會」。

二、新中心的宗旨。

以前台灣達賴喇嘛基金會成立時，達賴喇嘛尊者到基金會巡視，其中最重要的指示是：「基金會駐台格西要一直講法，即便沒有太多聽眾，即使只有一個人，也要為這一個人講法；如果真的沒有人來聽法，格西就在佛堂等就可以了，不要修法，也不要灌頂。」此後二十多年，台灣達賴喇嘛基金會前後三任格西，都遵從尊者的指示，以講法為主，不進行修法、灌頂，當然更不做其他事。

我們思考一下尊者這個指示。遠的來說，常常會說；導師世尊來到世間，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弘法，也會說；佛事業中，語事業第一。同樣，還會說；法在佛之上，法才是正皈依處，只有法才能救度眾生等等。雖然有大成就者顯現神通等等利生方法，但是正規的道場推崇的是龍樹菩薩、無著菩薩等班智達的弘法方式，原因無他，因為他們圓滿傳承、解釋、弘揚了佛陀的教法。自己若能學習經教到一定程度，也會知道學法的重要性。這麼說來，抓住學習佛法、學習經教這個核心，就會變得非常重要。因此，達賴喇嘛尊者才會一針見血地指示基金會的格西只要講法就好——這也是唯一交付基金會的工作。這倒不是說其他的工作都不需要做，而是一句話點出核心工作。既然我們認為這是佛陀示現的目的、尊者的意趣，那麼個人及新中心就要多思考學習佛法的重要性。這是新中心的宗旨。

中心也好，個人也好，做為佛弟子，學習經教是核心的修行內容。聞思修，修取決於思，思取決於聞。通常會認為修行才是重要的，不太重視聞思。然而，如果對佛教的內容夠深入，對修行的內容夠熟悉，就會認為聽聞、思惟是重要的。要開出思惟、修行的花果，先要有聽聞的種子。聽聞做到位，開花結果是必然的事。反之，聽聞不到位，自然也就開不出思惟、修行的花果。一般人不清楚這點，接觸一點點佛法，就嚷著「怎麼沒有結果」，無疑是緣木求魚。

以(格魯派)三大寺來說——甚至也可以揣度那爛陀寺的風格，從攝類學到五部大論，都是採取教學相長的模式。三大寺是比較反對持咒、閉關的，用「反對」一詞也不為過。舉例來說，如果來到寺院學習經教的年資還沒有超過十五年，是不能佇立在大殿堂而皇之的看佛像及發願、迴向的，會說：什麼都不懂，站在那邊要幹嘛？也不能外現撥念珠，會說像鸚鵡持咒，有意義不大，應該去唸書背書才對的意味。這不是說禮佛、持咒不對，而是，現下是聞思的階段，其他的事都要讓開，要把身語意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學習佛法上。這不難理解，就像學校也不會說工作不重要，但是反對就學期間兼差工作。在中心也一樣，正常的情況應該是，一直有人教、一直有人學，但是不提倡在中心修，要把所學帶回家，帶到工作上去修。

總之，會說：沒有聞思的修，如同沒有手的人去攀岩，或如窩在洞中的山鼠，閉關一個冬天，也不會有任何修行成果。這是因為沒有思，哪來的修？同樣，沒有聞，也不會有思。所以，如果是「非常提倡修、卻不提倡聞思」這說明對修行還沒有足夠的認識。我們的心是被貪嗔癡所主宰，自意的想法、修行，都是有很大偏差的。沒有經由聽聞而獲得一定的定解，修行是完全沒有基礎的。

三、學習方式的調整。

成立新中心，對我個人以及大家來說，都是個很好的機會。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四年要調任一次，有這樣的制度。我估量著，四年無法上太多課，但是努力的話，還是可以留下很多大論典的解釋錄音。因此，一直以來，都是朝著錄下大論典的解釋為努力的方向，沒有辦法考慮太多人不能學進去的問題。成立新中心，就讓我思考：該怎麼教才能讓人學得更好？對舊生該如何進行、對新生該如何進行，我們在這方面有了一些討論，未來中心的上課方式可以有一點改變，我可以用更細膩的方式來處理同學

的疑惑，新生也比較容易進入狀況。或許對於新生，可以用座談的方式進行。多一點問答，可以解決單方面講法的不足。有可能的話，再帶進一些辯經模式。

以前的上課方式，多數人是不開口的。是單向的傳講，大家的腦筋沒跟著我跑；有問答，大家的思考才會跟我同步，也才學得會。當然，學會是一回事，記得又是另一回事。當下雖然了解了，但是如果回去不複習，不聞不問的結果，了解的內容也會很快就忘記。對此，我就沒辦法了，這是個人的事。

四、中心住持講聞即是使佛法長住。

尊者數數提過，他傳灌頂的很大的目的是要吸引佛弟子來聽法，原因是絕大多數的佛弟子對聽法興趣缺缺。這是很可惜的，事實上，很多經論所提到的修行的利益，是必須透過對經教的了解而來。所謂持教，也是必須透過聞思修而談的。所以我們今天成立了這個中心，能延續那爛陀大學傳承的講學風氣，是很值得隨喜與讚嘆的。

一提到佛法中心以及寺院的發展，都很自然地會鎖定在有更大規模的場所、有更多人聚集。我們以前沒有這樣的發展，以後也大概不會有，能學經教的人是非常稀有難得的。就像前面說的，我們應該注重的是在學習上的發展，老師的發展、個人的發展、中心的發展，都應該看在聞思修上有多少進展。回頭看過去十多年，我們上了很多課，上過的每本論著都不是容易學的，都是有份量的，我們師生花了很大心力在大論典的學習上。回顧時，有很多可以隨喜的內容。未來，再過十年、二十年，若能像現在一樣，列出一長串我們曾經努力過的書單，那才是我們的發展，那才是真正的成就，這樣就可以心滿意足了。

中心不斷講聞佛法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守住了佛法的講聞。有了講聞佛法，就有了教法住世的意義。如果不是這樣，沒有人教佛法、沒有人聽佛法，只是有很多書放在那邊，年節時在佛前點一柱香，這樣很難說是佛法住世。

寺院應該是聞思的中心，是佛法的源頭，像那爛陀寺一樣，是大家求法的地方。寺院若變成一堆建築物、變成觀光場所，如果用了不了義來表達，這些都走向不了義。反倒是，任何一處，如果有人聞思教法，而且能深廣地聞思，無論是以怎樣的方式存在，那就是實際上佛法的源頭。所以，只要我們的中心能好好地進行講聞教法，

就做到教法住世的意義。或許未來有機會形成真正的僧團，但是當下，如果大家能全心全意地在教法上努力，也就做到僧團存在的意義，做到真正佛法住世。

五、結語。

總之，今天是我們的又一個新的開始。在開始的時候，我們要好好的發心，好好的發願。盡可能用我們過去所學的，希望在新的階段，身語意都能夠完全如法、都能夠隨學菩薩的修行、都能對自己及對一切眾生有究竟的利益。希望我們自己即使是呼吸都能轉成修行，每一次呼出去的氣都讓一切有情眾生累積資糧，任何吸進來的氣都能消除眾生的業障。希望大家好好調整動機，有個具有真正意義的開始。

謝謝大家，願吉祥如意。